

文学符号学

赵毅衡 著

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

WENYI
XINXUEKE
JIAN SHE CONG SHU

20.81

C7

20.81

C7

866453

-54

图览7清



10313176



文学符号学

赵毅衡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文学符号学

赵毅衡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3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插页 186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1373-5/I·975 定价: 4.15元

《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总序

二十一世纪的趑趄足怪在日益迫近：这是一个逼人进取、催人变革的时代。中国人在努力加速自己的步伐，争取与世界先进潮流同步进入那个比本世纪更加辉煌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生活，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正经历着由浅至深的历史变动。这场变动既借助于世界潮流的推动，也在影响着世界潮流的前进。

这又是一个人类文化财富迅猛增殖的时代，是精神和智慧高扬的时代。人的思维之树根植于丰腴的生活沃土之中，同时向外在宇宙和内在心灵两个方向伸展。众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在彼此渗透、交叉和融合，互相补充，互相启迪，无数块新的学科园地在开拓中。

在这样一个世界和中国都日新月异的时代，文艺学这门以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和演进史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显得分外活跃，更加迅速，是自然的。我们在借鉴邻近的自然、社会、人文学科的思维成果时，找到观察文艺活动的新的审视点和坐标系，窥探到了过去未曾领悟到的东西。无数的文艺遗产，从典雅的古典杰作到惊世骇俗的当代性探索，都焕发出了新的奇光异彩。科学的发展启示人们，要揭示文艺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如同其他学科一样，也必须不断更新研究方法和理论观念，填充那些急需补救的空白，培育那些幼稚的边缘课题。于是，我

们想到筹划《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这样一项科学的和历史的
责任。

所谓“文艺新学科”，是个尚带尝试性的设计蓝图。

“新”，是指有别于我国过去惯常的文艺研究模式，试图吸收
和融汇其他学科，诸如符号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思维科
学、语言学、系统论、信息论等领域的有用成果，或借鉴国外
当代文论的观念与方式，对我国的文艺研究有所开拓、推动
者。即使我们的努力耕耘由于历史和科学的更进一步发展而变
成为陈旧，也是值得洒下血汗并额手称庆的，因为毕竟填补空
白、接续环节是科学的必要程序。这项筚路蓝缕的工作，包括
两个基本的方案：

一是翻译和介绍国外在开拓文艺研究新领域方面的著名与
有代表性的论著，或文艺与其他学科交融而成的边缘研究方面
的成功之作，是为《译文系列》，旨在打通国外文艺研究信
息的渠道；

二是出版我国学者、尤其是中青年文艺研究者有开创性
的、甚至是尝试性的研究成果，提倡自成学说，创建或补救我
国所欠缺的文艺研究学科和课题，是为《论著系列》，旨在提
倡百花齐放，独立一家之言，鼓励开创性思路。

我们这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的参与者主要是些中
青年学者，其不成熟的一面，是难免的。我们期待着老一辈学
者的指导和扶持，使这项美和科学的设计日臻完美。

《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编委会

1986年春

前 言

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

逆过来说也是对的：表达任何意义，必然使用符号。

否过来说也是对的：不用符号，无法表达任何意义。

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产生、传达和释义过程的学说。^①不用符号，携带意义的信息既不能发出，也不可能被理解。符号学一向与“意义”、“认知”、“意识”、“释义”等哲学认识论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学在二十世纪初被作为一个可能的学科提出以前，已有很长的史前史。凡是研究认识论的哲学家，多少都对符号学作出了贡献。

人类文明产生最早的思想成果时，符号学研究的历史就已经开始。中国、希腊、印度的古代哲人，都把意义问题作为中心论题之一。希腊的斯多噶学派，中世纪欧洲经院哲学对符号研究作的贡献常被人引述。

此后，符号学在东西方哲学中一直在发展。十七世纪经验主

① 戴维·斯莱斯 (David Sless) 指出：“意义是符号活动的支点，提起符号就是准备谈意义，符号就是有意义，二者无法分开”。(In Search of Semiotics, 1936, p.29) J·布希勒称皮尔斯的符号是“现代第一个着意研究意义问题的理论”。(Justus Buchl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ierce, 1955, p.xi)

义者尤其重视符号的认识论意义。培根、洛克等英国哲学家首先使用了“符号学”（他称作semeotik）这个词，在洛克看来，符号学涵盖了全部人文和社会科学，这是个惊人的预见。

现代符号学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二个重要学者—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美国哲学家兼逻辑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索绪尔建议创立符号学（他称作semiology），他认为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最重要分支。从他们的符号学先驱研究中发展出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宏大的符号学思潮。

对现代符号学作出贡献的，有许多哲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美学和文学理论派别。仅就文学方面而言，现代形式文论（包括俄国形式文论派与英美新批评派等），新康德主义的象征美学，现象学与读者反应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的社会文化分析，都丰富了当代符号学的视野，或直接导致了某些符号学原理的成形。

不少学科的发展促进了现代符号学的繁荣。信息论（尤其是其中的传达论）、控制论、人工智能、心理学（发生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心理分析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都对符号学提出了直接的要求。很多现代学术名著，例如贡布里奇的《艺术与幻想》（Art and Illusion, 1968）被认为是对符号学的重要贡献，虽然全书没有提符号这个词。

现代符号学边界不断扩大，实际上，它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学说。作为一门学科，它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即符号表意现象。但是，它又可以被认为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总方法论，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大量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实际上是符号过程，按皮尔斯的看法，整个世界淹没在符号之中；其次，

符号学作为学科提出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模式可以应用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作为方法论,^① 符号学关心的是认识过程的共同规律,是一种现代的认识论,或者说,一种元科学。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布拉格学派的符号学家慕卡洛夫斯基就指出:“所有人文学科多少都是在研究符号的性质,因为符号是一种双重存在:既存在于感官知觉中,又存在于集体意识中。”^②而这种经验与社会的关系,正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当代符号学之所以吸引了那么多人,正是因为它能把互不相干的“人文学科”——语言学、艺术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理论、哲学等等——集合在同一方法论的框架中,把它们都理解为意义的产生、传达与释义的种种不同的表现。

更有人进一步认为人文学者的任务不仅是发掘意义,而且是产生意义,在不同的领域中以释义的方式产生新的文本,也就是说,创造出新的意义。^③ 因此,人文学科不仅是符号的释义,更可以是符号的创造。

在现代文学理论的范围內,一直到六十年代末,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被认为是一物两名,是同一学派的两种不同称呼方式。他们都被视为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延伸应用。

奇怪的是,到了七十年代初,结构主义被突破,成为后结

① 詹姆士·彼得斯(James Peters)指出:“符号学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批评探索的角度”。无独有偶,结构主义者托多罗夫也坚持认为结构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但是,基尔·依兰姆(Kier Elam)认为符号学应用于不同学科时,其运作特点很不相同,很难说是用一种统一的方法,因此符号学是一种“多学科科学”(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

② 扬·慕卡洛夫斯基《作为符号事实的艺术》Jan Mukarovsky "Art-as Semiotic Fact", ed L. Matejka and I. R. Titunik 《Semiotics of Art》1976, p3

③ 参见斯柯尔斯《符号学与释义》(Robert Scholes, Semiotics and Interpretation, 1982)

构主义文论，它也被认为与符号学一物二名，符号学成了后结构主义的另一种称呼。

照理说，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是思潮，是文论学派名称；而符号学是学科名称，是研究意义的产生和传达的学说。它们不应当是同义词。

如何解开这些名称上的纠缠呢？我的理解是：结构主义虽遍及各个人文——社会科学，但其模式学科是索绪尔的符号学式语言学，因此把结构主义称为符号学就是说结构主义即结构主义式的符号学。而结构主义又是自我突破成为后结构主义的，突破结构主义的关键点正是符号学。因此，如果我们不是把后结构主义理解成结构主义之后的任何学科，而把它看成突破结构主义形成的诸学派之总称，那么，当代符号学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合适的同义词。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符号学是个牵涉面极广的学科，各家理论不一致的地方极多，哪怕是对一些基本概念，例如符码在释义中的作用，符意学与符用学的界限等，甚至符号现象的范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我的讲解，虽然吸收了不少现代符号学者的看法，但保持了自己的见解。为了不至于陷入过于专门化的讨论，我在此书避免与别的学者进行辩论，而是尽可能把不同的看法介绍出来，供读者参考。

读者会发现，本书的体例有点特殊：相当大的篇幅用来讲符号学原理，而对于符号学的其它应用方面，尤其是文化符号学和艺术符号学，却一点即止。笔者见到坊间已有的不少符号学著作与译本，以及报刊上大量符号学论文，都略过了原理部分，从而使读者感到符号学在不着边际地谈玄。这些书中出现的大量名词术语，也没得到应有的解释，术语译名的很不一致，

更增添了不必要的困难。

笔者的专业是文学理论，只能谈谈文学符号学，但为了不再使读者觉得符号学太深不可测，或只是行话术语迷魂阵，本书不得不用一些篇幅仔细讲解符号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解释一些基本术语。

当代符号学对文学研究的几乎每一个课题都提出了若干种不同的理论，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学现象过于复杂，另一方面是由于符号学本身包含着许多不同学派。这本试作文学符号学，绝非一本解答一切文学问题的符号学文学概论，只是就符号学应用于文学研究的某些可能性提出我的想法。同时，就文学理论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介绍一下当代符号学的研究成果。为此，本书中凡是引用或借用其它学者的意见，我都指明了出处，没有加注的，是我本人的一得之见。

但是，只有引自一本文献的材料，我没有加注，因为注出来读者也找不到原书，那就是上海社科院张文江先生与我合著的一本未出版的手稿《诗歌语义研究》。约六年前，张文江与我经过长期的讨论切磋，写了这么一本小书。但尚未来得及写终稿，各人就都卷入别的工作中去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机会重新拾起那个课题。这次张文江先生慷慨应允我引用该稿中不少材料，使本书获益匪浅。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应当说是我和张文江先生合作的成果。

赵毅衡 谨识

1987年11月北京初稿

1988年1月北京二稿

1989年5月伦敦三稿

内容简介

本书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并运用符号论的基本方法具体深入地分析了文学创作活动。作者参阅了大量西方符号学著作，分别从小说、诗歌、戏剧等具体文类来剖解符号功能的特异性；同时，又不囿于成说，例如在分析诗歌一章中颇能自出机杼，从符形、符用、符意等多方面阐释诗歌创作的特点。在我国文学符号学研究领域，实有开创之功。

目 次

前 言	1
-----	---

第一章 符号学基本原理

1. 系统	1
2. 符号, 零符号, 非初始符号	4
3. 纯符号与符号—功能体	8
4. 符号链	10
5. 能指/所指与双重分节	13
6. 能指优势与所指优势	17
7. 能指/所指关联方式	21
8. 深层结构/表层结构	28
9. 符码与元语言	32
10. 中介与渠道	38
11. 符指过程分析	45
12. 横组合/纵聚合	50
13. 共时性/历时性	57
14. 小结	60

第二章 符号学若干重要范畴

1. 符号行为的下限	63
------------	----

2. 符形学	67
3. 符意学	70
4. 符用学	71
5. 描述符号学与理论符号学	75
6. 应用符号学	77
7. 符号学与语言学	80
8. 符号学与信息论	83
9. 符号学与释义学	85
10. 文化符号学	89
11. 从符号学进行文化分类	94

第三章 符号学文学理论

1. 诗学	100
2. 文学特异性	103
3. 无限衍义与内涵符号学	108
4. 复杂意义, 无意义	117
5. 互文性与前文本	123
6. 逼真性与露迹	127
7. “期待”在释义中的作用	131
8. 文学文本的符号学特征	142
9. 文学文本的符号学分类	149

第四章 诗歌语言的符号学研究

1. 语言象似	157
2. 比喻	163
3. 潜喻、借喻、曲喻	163

4.消义化与再义化·····	176
5.象征·····	180
6.非直指语·····	187
7.反常组合·····	191
8.诗歌作为多中介符号·····	198

第五章 小说叙述的符号学研究

1.文学叙述的符号过程·····	202
2.叙述者与叙述接收者·····	205
3.隐指作者·····	208
4.叙述加工·····	213
5.转述语中的主体冲突·····	218
6.叙述分层中的主体分化·····	224
7.叙述方位中的主体自限·····	229
8.叙述中的能指/所指时间·····	232
9.文学叙述中的二度根据性·····	235
附:戏剧文学的符号学特征·····	240

第六章 符号学与当代文论

1.符号作为当代文论核心问题·····	245
2.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	249
3.巴黎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派·····	251
4.苏联符号学派·····	255
5.解构主义·····	258
6.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各派的共同点·····	261
7.符号学文论的展望·····	263

第一章

符号学基本原理

1. 系 统

符号学最初是与结构主义共生的，也可以说，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面目出现的，到六十年代末才突破结构主义，而成为后结构主义的主要部分。

因此，如果我们从基本原理讲起，符号学的一部分最基本的原理与结构主义相通。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系统观念。

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其实不是结构 (structure) 而是系统 (system)，结构是相对于零星、散乱而言的，而系统是相对于孤立、片断而言的。结构观念自古有之，亚理斯多德分析悲剧，找出六个因素，再分析这六个因素各自的功能；李渔讲“密针线”的戏剧结构，这些都是结构分析，但不是结构主义，因为其中无系统关系的讨论。^①

① 这个误会至今还造成许多夸张的说法，例如说托勒密体系是结构天文学；哈维的血液循环论是结构生理学；林奈的物种分类是结构生物学；居维叶的古生物重建法是结构古生物学等等。例如乔治·慕南编《符号学实践》一书 (Georges Mounin, Semiotic Praxis) 英译本, 1987年, 第105页。

系统分析则不然，它强调系统的决定性。部份（或组分、或因素）脱离了系统，就不再具有意义，用信息论的术语来说就是：不能纳入系统的东西，无法了解，不能贮存，也不能传送。结构主义的奠基者之一列维·斯特劳斯特对结构主义有如下定义：

首先，结构展示了一个系统的特征，它由若干组分构成，任何一组分的变化都要引起其它成分变化；

第二，对于任一模式，都应有可能排列出由同类型一组模式中产生的一个转换系列；

第三，上述特征，使结构能预测，如果某一组分发生变化，模式将如何反应；

最后，模式的组成，使一切被观察到的事实都成为可以理解的。^①

这个四点定义，都是谈组分与系统的关系：组分的变化会引起系统“模式化”的变化。没有系统，则组分完全无意义，无法理解。

最简单的例子：交通灯有红、黄、绿三色，孤立地分析红灯为什么是停车信号毫无意义，红灯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它处于这个信号系统之中。有黄、绿二灯各自的意义作背景。整个系统使它获得意义。√表示正确，×表示错误，是武断的。但是现在填表格时常用另一种系统：×表示正确，而空格表示不正确。在各自的系统中，×究竟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是不可更易的，不然就乱了套。但是，只要整个系统一齐转换，那么，√可以变成另一系统中的×，而意义不变。

① 列维·斯特劳斯特《结构人类学》（Claude Levi-Strauss, L'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1958）

系统观念在人文科学中最令人信服的第一次胜利，是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特鲁别茨柯依于1939年完整地提出的音位学。特鲁别茨柯依发现：每个人的发音都由于某种原因而口音不同，但在同一语言系统中，这些发音只要它们构成了与其它音互相区分的特征，那它们就属于同一音位。具体的不同并不影响意义，因为它在这个语言系统中的地位已被确定。一个南京人可以说：“我是lanjing人”，也可以说：“我是nanjing人”。因为l-和n-在南京话系统中是同一音位，没有区别性特征，他说的是一回事。“伟大”在北京人可以说成“weida”，也可以是“veida”，意义是相同的。因此，这个音的“正确性”取决于它在系统中的相对位置，只要它的发音处于该系统中该音位的变异范围之内，就是允许的，可理解的。

说英语时音节也可以带声调，但无论其音节发成什么声调，对英语没有区别意义，对汉语却有绝对重要的区别意义，因为这两种语言对音节声调的系统性规定不同。

所以，重要的不是各单元的个别特征，而是它与系统中其它成分的关系，是它在系统中的位置。在研究时，重要的不是对事物特征作经验的概括认识，更重要的是了解它与系统网络的动力性关联方式。否则，就这事物本身而言，我们对它理解得再透彻，也没能把握住它的本质。可以说，事物的本质意义不在事物之内，而在事物之外。

让我们再举几个更具体的例子。

例如我们着手研究中晚唐词；可以用很大功夫证明《忆秦娥》或《菩萨蛮》是否真是李白作品，或证明这些词来自古乐府还是近体诗。但是，显然更重要的是研究词在唐诗的文类系统中的位置是如何由边缘（“诗余”）向中心运动，最后造成